

許白雲先生文集序

吾婺道學之傳自宋東萊呂成公以
身任其道倡鳴于南渡之後卓乎不
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
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
而傳之白雲許文懿公蓋北山得於
勉齋黃氏而勉齋實出考亭朱子之

八前序

一

門故傳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
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禮部
蘭谿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及國朝學
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
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內論鄉學淵源
之懿師友繼承之篤蓋莫如吾婺而
吾婺晚生後學一何繼承之寥寥哉

蓋嘗讀其文則亦知其道矣近吾忝
第賢科拜憲職出巡東廣偶與方伯
江浦張公論事之暇談及吾婺在昔
理學之盛忽袖出許公白雲集寫本
四卷見示且曰欲刻之未能予得之
昕夕莊誦殆忘寢食儼乎身登其門
聆其誨而歎親炙之罔及也因節廩

八前序

二

食之餘助方伯公購梓刻之庠舍以
嘉惠來學方伯公謂予宜有序因竊
歎曰昔許公嘗云君子之身存而其
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
傳不傳者人也夫書之傳即其道之
行今許公身雖沒已踰百年而一旦
賴方伯公出其遺書以行於世使來

學知所敬承豈非待其人而傳乎敢
以此僭引諸篇端

成化二年歲次丙戌春正月既望後
學金華陳相序

前序

三

許白雲先生文集序

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之相傳而
至於周公孔孟焉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漢唐之儒若賈誼董仲舒韓昌黎
亦庶幾乎斯道也醇疵相間故卒未
有接乎孟氏之傳者歷千又餘年至
於有宋真儒輩出如周程張朱數君

子者始有以承孟氏之絕學矣繼之
以真西山蔡九峰胡文定之屬皆所
以闡明斯道者也迨夫元之許魯齋
劉靜脩吳草廬又皆篤信斯道者也
其白雲先生則又得夫朱子之正傳
而能大顯斯道者也先儒謂程子之
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

而益尊夫豈不信今觀其文究極夫
六經出入乎子史浸淫於群書其規
模固不出乎韓氏柳氏之文然不樂
聲利則非退之溺於功名之可擬操
持節槩則非宗元黨比勢要之可侔
脩身體道佩仁服義故其發之於言
辭也深厚而雄博至誠而諄悉故曰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諱如也若先生者誠
有以任夫聖賢斯道之統緒矣先生
之沒迄今百有餘年其所著之書見
其傳于世也余幼時得之於祖妣王
氏之家蓋王氏之先有諱麟者寔受
學於先生之門故其家多存先生之

遺書焉此蓋先生之草藁也其手澤
尚新惜當時未有能編次以成帙者
故詩文雜亂而無統紀簡策歷久而
頗殘缺余因而次第之分為四卷繕
寫為集藏之中笥以俟他日託之有
力者而板行之憶昔歐陽子得韓文
於漢東李氏之弊筐而甚愛之時去

韓子蓋已二百年矣遂以之而倡率
學者其後天下之士非韓不學也至
於今猶然豈不盛哉先生之文隱而
復見者而與韓無異余得先生之文
愛而好之也而與歐不殊蓋先生之
學識純正則超軼於韓子余之闇劣
卑微則深慙於歐公尚何足與先生

文為之輕重哉幸知言君子倡率之
如歐之於韓也則先生之文不患乎
不行於世矣此余之所望也歐陽之
記韓文曰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
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蓋其久而愈
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
窮者道當然也先生是集若行則其

所以左右聖賢相傳之道者將為不
小也先生諱謙字益之世號白雲先
生詳見元史茲不贅言也

正統丁卯七月望金臺後學李伸序

元史載白雲先生行實

元順帝至元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初謙聞仁山
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
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頗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
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時履祥
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矣履祥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
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
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
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歿謙益肆充闡多
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
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僑通
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素志冲澹以道自樂浙東

憲府聞謙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宏偉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謙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謙欣然為之起而不以留也謙既東還以目眇倦於應接屏迹八華山中學者翕然籛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尸屨尤多遽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謙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聞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直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

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追千餘人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問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謙素多疾先是金履祥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溫及奔兄環喪於廣信病增劇矣良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至是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謙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謙更肅容端視項之視微瞑遂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因其自號題其墓曰白雲先生謙字益之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說六卷觀史治忽幾

微君千卷皆行于世後謚曰文懿

義烏黃氏滔曰聖賢不作師道以廢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泐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群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憲王公相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傳適文懿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複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一

金臺李伸編集

四言古詩

白鳥

甲辰六月十一日

僕屏居陋巷一旦棟撓讀鷓鴣二章而有感因賦
白鳥以自况

有白斯鳥生于林皋稜稜骨格鷩鷩羽毛母兮天方匪鷗
伊鷗含哺忘恃哀鳴嗒嗒
嗒嗒哀鳴遷于壤木豈無好速敦彼獨宿渴飲而泉飢啄
而粟聊樂我實亦曷云足

飄風自南霖雨既淫
嶙峋斷山拔龍興海吟
墮卵覆巢林莫
我深翅翕罔舉口禁若瘖

熒熒明星上麗于漢
泛泛行舟亦達于岸
維此好鳥所止

泮渙控地決飛鷦鷯斤鷄

鴻鴈在渚鵲鶴在原物以羣兮維性是便尔鳴雖爾懷
急難無胥遠矣今豈其然

朝陽爰飛夕月啖止嗟彼燕雀厥志爲擬何天之衢側日
萬里扶搖一冲時之俟矣

鬱松贈陶思齋任通波驛長

鬱鬱喬松在彼中林斲之斲之以棟以楹我材既良胡寧
靡成日居月諸亦迭而逝謀猶孔臧庶技斯萃奮然于懷
耿耿寤寐泛彼柏舟集于西汜征夫遑遑予取予求尔言
毋暴我心則休造遥道途跬步斯舉悠悠天衢始振其羽
聿其問津雲漢之渚

松澗頌道治書自誦

挺挺長松色正氣雄風雨霜露無能動容直幹摩空雲
之龍泠泠幽澗泉流石粲甘則可掬寒不可玩孰云在山
為江為漢維松之貞倚澗之清維德維用相須以成君子
似之克彰厥名豈維棟梁岑珙十歲豈維澄源潤物平施
盡其大全始出乎類秉心塞淵有緝其光本源之盛枝派
乃長子孫繩繩既壽且昌

五言古詩

王申伯和此詩不會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又作

以終其說

壽夭齊立場道送等鴻鷄心靈理未融後後空曠眩得志
鄙糠粃窮簷樂原憲道在體自辟矣必萬間美天地一穹
廬何適非所便廓然居安宅怡然觀物幻老聃亦達人以

身為大患誰謂杜陵翁乃有茅屋嘆

上李照磨四首

道原出於天合變無終窮群經載道器言異理則同民生
有物則所要求厥中先幾在知止實踐乃聖功心廣體自
辟萬象皆春融寧為四寸學坐想成玄空

濂溪振遺響伊洛探玄旨龜山載道南江漢隔萬里乾淳
彌鄒魯三子森鼎峙皇圖啓昌運寰海共文軌得人道乃
弘今古無不在殊途固同歸遐邇均一視

中原清泚氣世代生偉人伯陽孔子師千載今雲孫窮經
入閩奧探道提綱綸襟懷洒秋月論議開愚昏大材古難
用暫屈寧久伸嬰當推所學利澤均斯民

東南互鄉子古道昔所慕悠悠二十年所向皆謀誤私泚
得碩師引登使自趨鞭繩屢提製遠道迷寒步緬懷天下
士一覩快披霧樞衣登公堂隅坐視朝莫

酬潘明之

鴻鵠凌霄霄燕雀巢白屋凌霄志窳廓巢屋亦云足故人
眇天涯歲月如轉燭昔為交手歡今成斷腸曲嵩華日以
高江漢日以卑道異謀不同何日傷別離書成情未盡路
遠夢更迷相思溪水頭猶如送君時

贈禽演周梅鼎

星翁術多岐禽學出最晚舊云南陽公格物明萬變天經
環隊維隱見易昏旦大化運甄陶衆彙歸冶鍛人生固无
中安能外長笑周生儒家派心學理已貫羅縷角與根捷
若緒抽繭謂我四十年始晦終且顯我生逢百憂子語堪

一莞聖賢不言命言命固已淺富貴安可求有義當自勉
予今方壯年所志在高遠挾此任所之侯門有青眼

觀水

江源可濫觴萬里會流派海鉅莫能量有容德乃大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即席贈

豫章吟悲風古刹響哀梵空谷殿劫塵湮滅成一沔平生
友于情一夕嗟夢幻升堂哭遺像退坐起長嘆誰歎身卿
翁儒雅閭里冠屢出文字語聊復解悲惋對床聽風雨咄
咄夜達旦月落雞三跡誰歌白石爛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重華陟遐方馬斃車折軸娥英失所天往殉行且哭聲凝
衡山雲淚滌湘江竹夫君不可見異穴歎同殷朝食三十

年境上事微事久竟忘哀別化終一日音響約天和光
景清夜燭曹公駭聞見三月食忘肉蕭韶已絕豈假湘
靈續誰能寫新聲如彼消在濮尚憶開元君能傳羽衣曲

遺興十首

光景何匆匆志意空曼曼百年能幾滿歲月倏將半起坐
夜嚮晨何由夢公旦中流樹砥石湍激從汗漫未迴南楚
轅徒起北門嘆

秋日常苦短秋夜不可闌葉鳴迅風晚虫怨零露寒月白
天炯炯振夜起盤桓山川出浮滓翳彼明不完幽興中道
絕百感來無端何當誅豐隆致身無羽翰清光亦何私不
照方寸丹

少年學老農只莫言耘耔種深本難拔糞力生易滋良苗

勿握長惡草頰芟夷天時互豐歉人事更扶持功備待日
至厚歛非所期豈必務廣得地力窮鎡基惜哉無負郭稼
穡寧不知

猗猗豐有蘭馥馥沉有芷獵獵石上蒲泛泛水中芰鮮鮮
三徑菊旒旒白晦蕙采掇集衆芳榮爛成雜佩佩服何所
從將以待君子

東家有處子二十不踰閩婉婉聽姆言將欲備四德錦機
織回文字古人莫識蘭麝熏衣裳閨闈謹容飾良人仰終
身寧不悔所適膏沐豈為人自謂女子職

蓬生衆麻中不扶能自直寒窓效蠅鑽孤陋寡聞識古來
貴尚友萬善在熏炙古人不可見今人豈易得千載遙相
思空使我心惻相思令人瘦相思令人老人瘦尚可肥老

大徒自悲

淵明千載人筆筆瑚璉器世醉不可醒杯杓聊卒歲高風
起廉隅終古誰足岐聖人道中庸用舍由禮義甘心事麴

蘖沈疴祗自穢樂生亦知言名教有樂地
拾金復擲金爭如鉏不顧子魚惡能庶強制情已露向非
迫畏交畫攫亦何懼平生有心事狼藉見遲莫經德安可
回所履在乎素

春風榮衆芳秋露悴百艸羲和策日月疾急兩飛鳥枯桑
斲天風倏仰波浩渺氣流物隨化金石不自保人生寄蜉
蟻時萬胡不老天地有終窮微眇何足道

乾坤無停滯清氣日夜生人居覆載間所息能不萌握機
養天和持守如拳盈得喪固有命寵辱奚足驚一身盤石

重萬鍾浮雲輕丈夫有志願誰謂吾無成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

朔風集飛霰歲月倏云已芸芸萬物機亦各復根抵胡為
北征鴈一舉成千里澄川稻梁肥雲水渺難俟集鳴相
和允為得所止

紫陽有遺書秘啓天地根描摸失真趣議論徒紘紘仁翁
繼的緒夢奠嗟不存畢此泐至道與子昔屢聞要在足目
到言語何足云

交際須得入市道亦何益張陳古英士豈不重金石一為
利所移德怨易旦夕輔仁可無友獨學終同僻唯應鮑林
賢俛仰嘆陳迹

次韻

丙午

朔風漠沙白瘴日越荔丹出門萬里道事似二頃田拜
素所薄知命復何言鄙夫競聲利石火寒無烟清風桐江
水撻徑終南山丈夫時用舍所貴無泚顏得喪固一瞬芳
臭俱百年坦途有覆轍窮哭誰復憐乾坤渺無際我身蠹
其間浩氣貫元化漸著豈不關見可乃合道行險祗自殘
平生作霖志詎肯懷土安風雲有嘉會時至庸何難君看
激海鷗振羽青霄端

次韻水

正月

堯甸九載水商郊七年晴灾祥氣所致治世何重輕方春
時始和嘉樹條垂冰霰飛集杞柳雨溜凝松楸脩銀奮龍
爪圓玉刻蛟睛恠招越犬吠寒起巴猿憎交薄祭精瑩睽
目一色盈虛乳激爽籟木抄琳琅聲上天命靡謀恣咨

非人餘寒自凝。生意中敷榮。啟雷發丙夜。羣鷲豈不
伸。渾淪幹大化。微妙未易明。允矣理昭昭。誰歟視昏昏。元
元繼無息。乃見天地心。運行烝適。迺變見成。稜氣勾芒。躋
木正。歷日甫及旬。聖人體天道。尚德不尚刑。木冰紀麟筆
竹帛垂魯庭。王正今再書。徵古聊慰心。谷變集天衢。秉令
如雷霆。仁風勁六合。趨走星火奔。支離可攘臂。暖日脂車
輪。東郊滿芳艸。載驅適我情。胸中勿芥蒂。官府如冰清。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

窮通豈人為。有命在彼蒼。索居際良會。晴日消寒霜。內求
德乃備。粹玉先光芒。古友安可尚。千載空相望。
淺嗟習哲翁。多欲不自知。少君與五利。荒誕夫何疑。大藥
可立成。篤信猶兒癡。屢失求愈切。至今令人嗤。神方苟可

得我輩何憚為

我生逢不辰。知學况遲莫。猥器抱謾聞。達者肯一顧。榆陰
得先覺。知我乃有素。冠佩參翱翔。鞭策多警悟。孤山友寒
梅。清質不受汙。遺我長相思。誠以夙昔故。久交敬不忘。相
勗言愈苦。自憐春絮狂。風雨漬泥土。

自卑志易荒。勇鼓氣乃倍。富貴倘固有。鼎味終染指。蓋棺
事方定。禍福可預計。譬彼陰陽流。屈伸理相繼。豈不為身
謀。風波有危事。安能鑿三窟。詭道收薛貴。

贈金月華

歲下亢偏陽。杖屨肆大厲。不雨更八旬。赤地且千里。卧龍
樂寒淵。雷電駢不起。泉枯土山焦。地墳名木死。頭茲咫尺
苗。秀實何所恃。豈惟生怨咨。溝壑有老穉。月華探道窟。賜

兩能力致從人預為期膏澤應時至人心與禾稼蘇息死
生意胡為天惡怪長風捲晴霽願君再作霖歲事斯可濟

贈江行父

有朋遠方來傾蓋語已契紛紛燕雀間聽此孤鶴喚中宿
湛淵水窺測渺無際接人氣雖和自律言頗厲為言君子
交相與期晚歲珠玉生光輝顧我形愈穢
康莊多風塵窮巷絕車轍慷慨感前脩探索心屢竭干將
鼓洪鑪不化凡冶鐵泰山萬仞高企足藉丘垤意長時苦
短回首莫光滅
海為百川歸流派各有源清濁豈不異皆可觀其瀾威儀
動三千意象非一端要知霄壤隔乃在毫髮間畢公勤小
物垂訓古不刊

子抱經濟具我有丘壑情半生猶滔滔兩鬢俄星星林間
十取地坐嘯觀枯榮白雲與流水無心誰能爭君看岐路
多執轡慎勿輕奮策當坦途毋使侵榛荆

送高經歷

清風振千古警省懦與頑華華柱石器盍置廊廟間江南
山水窟適意聊盤桓故園松菊思轅駕孰可攀鳳池有所
待驥足那得閑
世南行秘書孝先五經笥上下千載間罔羅無遺事高談
驚座客揮塵發精義因泉浩晝夜混混達源委解生時握
衣一見心已醉

芙蓉泛綠水優游東海瀕天風一披拂七郡涵餘沐行
畏馳馬辟易清路塵魑魅凜牛霜民物熙陽春甘棠有仁

蔭雙檜長輪囷

膺門賢可登融座客常滿文章有小技揚善弃所短何地
不生材文木雜櫟散免為爨下薪匠石曾一莞匪謂成棟
梁時人已青眼

少年苦跋涉中歲頗悅道秋霜苗未實播植恨不早乾坤
眇無際至理日探討蒙頭媿種種義娥復佻巧誰能分刀
圭使我長不老

昔年黃林度量若干頃陂一時英俊人那敢輕牛醫終南
多隱士捷徑肆周欺承積亦高識至今人所嗤君子病無
能何患不已知

簡珠混泥沙賢否未易別緬懷貞白姿飾外祇自潔蹄泮
生寸波一勺固已竭燕石擅美名和璧正澄絕每聆許

辭媿汗幾耳熱

綱紀需碩材曹掾非冗食胡為鄉校選乃及山林迹蠅營
非素頤媚縮已成癘南州徐孺子不愛公府辟亦感際會
息然身以為德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玉樹生階庭英材擬天秀九齡書大字學業日已富東床
有妙選嘉耦聖入冑洙泗後因源力積乃能究勉哉南宮
容白日不可又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神人栖三山噓吸備六氣表裏冰雪清妙唾珠玉瑞先生
天下士逸氣欲蓋世糠粃玄端衣珍重紫霞披手扶雲漢
章道啓天地秘喬期眇何許心遠神與會脫畧塵俗語寧

識烟火味大篇富而温短什清且麗瞥見眼為明三復心
已醉大道貴玄默名教資論議損之至無為立言無乃累
緬懷赤松遊泉石形夢寐窮巷守環堵扣戶時問字直欲
外形軀烟嵐挹空翠三寶勿發揚固塞。歸一致胡為尚歎
歎彞典敢無畏。

遊山二首

九月十八日訪鍊家于盤溪借趙肅夫及其子建
何仲英先行。過山策蹇馬追及拜北山遺像夜宴
座中揚舞舉善滑稽與遊山應酬不倦夜半羅蘭
似辭歸

霜風搖疎林木葉翳荒徑烟開山色明日出天宇淨行同
二三友緩步入幽處亦有童冠從彷彿春服盛後期策駕

駘蹇足心還海峰回路幾折脫纏達石磴主人雅敬客一
味出相迎門庭對虛廓約各履澄瑩緬懷百年人嘉遯樂
天命盤溪異華野三帛謝三聘升堂拜遺像生氣凜可敬
睥睨神欲交鑽仰心不兢猶餘泚案書鉛槧精考訂昌哉
賢子孫對客且涵泳須臾肆莞筵列坐以齒定肴核豐豆
簋魚肉富盤飴勸酬逾十觴疊泚餅肯聲劇談屢絕倒隱
語若響應醉客騎馬閑夜久奎已正鋪牀對窓月樹近影
交映見聞絕翬塵夢境亦清興曉起還看雲以樂殊未竟
。 頴川趙璉從予遊途二載復同夜坐草亭考索理
義始至大率亥十月癸未至皇慶壬子五月癸丑
而止誦講之餘時相與步武庭中倚樹凝立仰觀
俯察莫匪佳趣間以所見輯成韻語得十餘篇於

連之行書以贈之

明星懸樹端，白月在戶外。坐覺群響空，默與萬象對。化流
淵，寒廓境，窅得清粹。涼風颯然來，動物各有態。人涵天地
心，此意有誰會。

鴻鴈西南翔，清叫哀夜月。長風吹羽翰，日短孤影滅。羨人
眇天涯，息書中。適絕欲成新，合歡豈願長。誓潤有力日，可
追有志山。可移所思勿棄置，亦有相逢時。

北風吹庭樹，頽色日慘烈。豈必驗枝條，根株意寧絕。粲然
作春榮，所養在消歇。苟非中夜存，膏盡火隨滅。

風霜門外多，爐炭室中暖。欣此清夜永，任彼寒日短。浮塵
自憧憧，五色紛過眼。靜極樂則生，窮陰見剋反。

雨來鳴四簷，擊柝聲忽五。捲書成燕坐，繼燭且晤語。誰能

理枕衾，聊復議今古。彼哉心不存，清響乃愁緒。

寒梅五樹花，粲粲仙子魂。昆吾切玉刀，鏤刻無纖痕。潔脩
最所敬，况復揚清芬。窮陰塞宇宙，微陽抱孤根。群林正僵
立，生氣獨若神。後塵賤兒女，朱紫何紛紛。勁草居疾風下，
樞非可倫。人能我則效，尋丈徒云云。

浚深及寒泉，圓楚涵老瓦。泓然出清冷，脩綆未巽下。未能
極甘冽，聊亦濟九夏。滌泥窮根源，引汲復誰捨。

角尾備龍形，奎參陳虎迹。玄龜東矯首，赤鳥南奮翼。垣墻
限異居，列守各有職。昏晦明冬夜，莽烈乃夏日。紛張若無
序，四向皆拱極。錯綜固萬殊，至理本歸一。

朔風厲中宵，洒靡聲瑟瑟。推簾有奇觀，上下銀一色。秉燭
處虛簷，呈巧猶六出。春回日未多，到地亦瑞物。鏤玉不受

塵真質天下白願言潔其身視此以為雪

管營晝陰端膏火繼不足研磨豈肯肯厭此春漏促發端
未終竟落日亦已速更宜坐須臾無負數寸燭
晨雞催我眠春鳥呼我起無端促更籌酣寢非所喜古道
迷荆榛本來直如矢剪除須累工寧可旦夕俟百草生階
庭燕穢苦不治紛拏亂人思日夕事嫻難或云勿剪除交
翠總生意物具理即存觀者安敢泥苟能探中和所在違
源委

好鳥鳴春林出入百如意人能脫早汗卓爾忘物累盤錯
雖紛綸百慮歸一致萬變攻我心所秉元有義
宵漏四十餘疾急不可駐役夫昧晨夜成柝迷風莫商頌
歌悠揚未足發歸趣竹徑流疎螢蕉葉瀉清露唧唧遠雞

鳴蠅聲無乃誤

雲行竟太虛澍雨溉下土豈惟稻與梁餘潤及草莽一物
失沾濡厥施猶未溥大鈞陶萬彙寧復間爾汝用之盡吾
仁先後宜有序

美材非不多礱斲有所待尔生得清泚如白可受米靈明
螢照夜汗滓波翻海精探復力脩歲月德可改罔念固作
在勉勉故與念

朋從固有道聚散亦有期不遠千里來在苒踰再暮豈惟
窮訊故亦復語顯微愛子量可容愧我無所施大達雖九達
捷徑嫌多歧剛明履中正君子貴自持我欲觀爾成豈忍
言別離尚須勤寄書慰我旦莫思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

長松生岡陵質與風木異春和猶凜然况嚴風霜地塵埃
飛六月豈足為我穢一雨洗蒼蒼凌空氣尤厲
我我志文冠所任在鷹擊立仗或不鳴首尾較得失民風
已澆漓得情良可測尚須一分寬但勿踰限闕
淮水出桐柏浙江發東陽期會至滄海千里遙相望源澄
撓不濁水得固可量願將此清泠溥施彼一方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儒生解明經地芥拾青紫今古不同途進取頗殊軌尚餘
庠序師亦藉文學士彬彬渭川人自誠聊復爾時猶困積
薪世乃收苦李浦陽隔山雲相望踰百里首著富朝盤芹
藻動秋水振鐸揚教聲衿佩若歸市買骨天馬來寧假終
日俟倘遇玄英翁問訊今何似

牧牛圖

木葉紅欲落野草青未枯健犢喜跳踉脫括行江隅牧人
善防閑為擇牧與芻毋牛徐掉尾煦嫗鳴相呼阿董得所
托靜中樂華胥豈惟置策笠乾坤一蘧篲苟能物付物拱
默堪如愚

孔濤巨源携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茫茫宇宙間一氣陶成彙流行有天堂偏駭乃為珍惟人
萬物靈順正補其弊所以致中和能使天地位中州際明
時和氣興善治偏方或湮鬱遂彼西北裔神人糝雜居詛
盟成盡媚恠虺探琳宮奔走傳詭異潔牲祀朝夕牧守率
羣吏孔公聖人胄天質抱剛毅直養氣已充平素有集義
憐彼鯁人愚惡此醜物厲抽笏奮而前一擊首隨碎杜心

發陽剛排斥陰險類諒茲咫尺簡寧比劔戟利敬存膝百
邪妖孽何所避遂能格君心寥寥居諫議君家愛甘棠什
襲傳八世豈惟子孫珍觀者咸起畏勿徒寶此傳肖德惟
尚志

酬石林州判

熊耳在長源達河入于海滔滔窮晝夜浩浩潤千載游滓
泥不行感嘆歲月改洒然見清冷流派知有在
舉目泰華高足疲苦難到剛毅又不渝白刃斯可蹈君能
握要機一窺已深造振衣千仞阿何適非笑款
核中自懷仁日夕長根幹共疎茂枝條木一末盈萬一葉
異顏色元氣已不貫是中豪釐差遽爾王死判實虧不成
山敬勉何敢玩

大道固如矢多岐亦生疑登天雖無階累土當有基得才
為我才所貴不自欺茫茫萬里途脫繚空騫馳
黔黎多昏蚩無情尚奇詭片言未易直前角後或掎紛拏
雖百端折衷固有理彼有虞芮田荒蕪白雲裏
平生鑄干將未得歐冶訣看臘形粗成一割刃已缺安得
百煉剛發矚光電徹就君乞刀圭為我點凡鐵

送何雲燦

采米泮水芹握手同遊遨重來二十年相對嗟二毛丈夫
當自強終肯埋蓬蒿子今誠拙遊快楫乘小飛濤神州集英
俊諒亦容吾曹良璞宜待賈日夕慎所操
是取取自
將不可韜飲子白玉卮左手持蟹螯天風吹黃鶴佇聽鳴

元臯

石門洞

清溪護連山，雙壁鎖幽洞。初登憂徑險，小入喜境空。木落
孫攫驚叢，早禽鳥弄。磴行幾盤折，彷彿天籟動。蒼崖倚空
碧，仰睇石流潼。分張山霧輕，翕聚層縞重。變化態萬千，蔽
地風雷閩粵從。混沌鑿天造，景已貢仙靈。壇靈窅緘閱未
忍送，賢哉康樂翁。為洗塵俗夢，胡為百年後。樂與老者共
我來，屬夕晴泉瀉。澁如凍，鬱氣噴林薄。眯目作寒霜，舟子
招我行。風疾纜欲縱，後期當何時。坐對玉端竦。

思遠樓

玄樓矗城端，簷影墮水涯。憑闌對堤草，鳴櫓飛浪花。舊聞
會昌湖一望，十里賒藩籬。孰定地相入，如犬牙。河間尋大
波，僅可通行艇。芙蓉已銷落，寒水浮枯葭。佳景不及遠，興

思重咨嗟。夫人各有思，所異正與邪。潮汐蕩瀉薄，鄭衛生
淫哇。君子善養慮，身通心則遐。徘徊興未已，古木啼昏鴉。

華蓋山

群山如斗形，華蓋氣獨壯。奮身地勢高，極目天宇曠。周回
萬象澄，一一來獻狀。中江漾孤嶼，瀕海橫疊嶂。樓臺市中
居，棋列相背向。烈風攪蒼林，落日鳴白浪。蜃氣薄浮雲，溟
濛杳東望。長濠浸寒水，短楫起漁唱。同遊豈特達，竟爾志
得喪。山下出蒙泉，夷坐待清漲。一掬襟抱空，自謂羲皇上。

中川龍翔興慶寺

孤嶼浮中川，晝夜汨潮汐。何年地維裂，中斷洲渚失。兩峯
峙東西，蔽影互朝夕。浮屠據稜層，梵宇約金碧。飛龍迫風
雷，曾此一憇息。昔時桂桓居，今作大士室。了師擇靈地，為

假蛟鼉窟聚沙合舊港連亘如片石山扉夜無關神物便
入出亂流携故老一一訪陳迹軒亭倚葭蓼濤浪倚几席
豫章彌淒風篠蕩翳寒日憑高慨今古天海相蕩激景在
人易非悠悠意何極

暮過東津館

薄暮下東津灘急舟剝箭漁燈互明滅隴月時隱見清颼
從東來涼氣襲我面目送兩山青天長淨如練

遊鍾山至八功德水

悠悠鍾山雲朝夕碍我日褰衣拭一往行與雲相逐駟馬
出東門十里至山麓幽人昔已亡誰能繼芳躅猿鶴棄故
林麕麇躡深木彼哉西方人胡為擅斯谷豈云事幽棲政
爾眩華屋泓泉挹何德濁熱供一沃巖回屐欵倦小憇倚

脩竹涼颼自披襟佳興亦云足

酬胡古愚

扁舟下吳會來看鍾山雲文名久藉藉千里期遇君笑談
屢款睚所見副所聞襟懷秋水淨氣宇春日溫試看一鶚
舉肯與凡鳥羣瀛洲豈云遠薄言來其芹

乾坤自闔闢文章乃經緯郁郁稱宗周越下日以弊風氣
有淳漓恒性固無異盡心全此天言語亦餘事脩辭擬盤
詰微理猶恐泥羨君嗜古學搗筆發清麗源浚流且長唐
虞力能致

秋風迫歸燕宵露泫衰草我留清溪曲君望雙溪道會合
已恨遲睽離奚遽早論心議千古何時一傾倒為我謝白
雲猿鶴故應好

題詩廟

乾坤孕羣象形鉅氣乃異蒼龍蟄良維雲雨為物利因神
姓此山依馮兩相濟豈惟托幽靈固亦秉忠義死分在一
時廟食終百世英風以逾彰邦邑共徼惠豐碑樹松陰圓
鮮護新翠已逼吹帽節來此宜小憇山光倚空碧耿與秋
色對黃花雖未多聊復成一醉

舟中雜興

冉冉江上蘆離離路傍草霜露侵衣裳何用涉遠道鴻鴈
方有序孤飛在林表豈不願其羣長風翻難矯
琥珀能拾芥頑鐵亦戀磁人生志氣合寧獨不似茲道義
固可以世情終易移感應理有常君看雲雨施寸心諒匪
石懼彼不我知

亭亭嶺上雲玄鶴相與飛悅啄應故巢不得從雲歸秋風
颺黃葉飄飄各何之羸粮事遠遊在昔聞斷機栖鳥辭茂
林徘徊更依違悠悠兩江水共此明月輝

昆侖萬仞高我欲遊其顛有道固坦蕩茅塞誰使然駕車
審中路力策宜可前子今行幾何進退日月旋上可顧八
表手援咫尺天實理乃真見仿像誠虛言

嵐烟紫崔嵬波光混瀟星宿懸虛蓬雲雨暗逸槩震澤
商氣深雄風駕濤浪白鷗與蒼鴈來往同簸蕩吳潮海門
闊飛雪噴秋響重重越山迎汨汨溪流上舟行歷旬日佳
景閱萬狀孤征抱結思所感動悽愴安得同心人詠歌共
清賞

釣臺詩并序

子陵先生抱超世絕俗之姿糠粃世事視萬乘如
一介富貴尚安能淫之乎候司徒乃欲日莫自屈
語言誠癡語也雖與之素舊豈足窺其際哉知先
生者光武一人耳三聘而起論道故舊言不及政
自擬巢父以明素心光武固怏怏不能終屈先生
則遂其志矣世之論者謂先生以風節自高而厲
當世愚未嘗不以為過也若是則有為而為之耳
夫天之賦於人者有分自聖人能全其天下是則
以其得數之多寡而成性雖問學漸磨去其泰甚
猶不能反於全先生得天之清淳澹泊而成性者
也鱗潛深困鳳鳴高岡安其所遇紛紛游塵誠不
足以挽之不然則光武賢君也必與共學以光武

知先生之明先生豈不知光武之可與有為乎以
賢人之招而不屈可與有為而不為是矯世立名
者豈先生之心哉在廷俊乂各司其局可以守成
際時清明足遂高蹈羊裘耕釣樂我天真奚必以
汨汨以易所性所以縱言不屈率意放禮正欲示
不臣之意也至於庶厲漢末興起節義固其高風
有以動之此則仁人利益後世自然之效非先生
素期其如此也某嘗七過釣臺之下而不獲登皇
慶二年十月六日歸自金陵始獲瞻先生之像於
堂因追論先生之志而系以詩

盜莽絕炎運
虐焰煽方熾
英雄各懷忠
韜匿有所遲
真人一呼間
風雲浩無際
浮埃掃妖孽
盤石奠神器
先生澹無

昔耕釣野遊地俯首千仞岡一莞羣士戲故人正九五樂
與共天位棟梁及朽楠堂構亦粗備龍遊白雲鄉羨豸寧
受繫事君當盡禮豈不熟茲義胡為夜牀足加腹罔敬忌
羊裘有何樂若是志乃遂高節全一時善利自百世桐江
眇舊游山水貯清氣井堂挹餘風塵心等蟬蛻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東陽有佳士簪盍鍾山下變文摛風雲論事共樽斝為言
諸孫行二妙皆作者有懷不可見情若江流瀉今此逢少
君秋月澄霽野儒術必不振屏棄如土苴泮林雖儲材植
棘亂梧櫟固當詎誠行扶植歸大雅大末古名邦生才今
豈寡善性水同趨範模待良治

送敬叅政

太行巨中州上有千丈松稜稜歲寒節豈惟動春風力可
回萬牛材大古所庸為國作柱石矻矻扶棟隆
秋霜凜清寒忽化作霖雨悠悠湖嶺間草木得其所上天
仁萬物寧猶覆南土旦夕均四方雲行施斯普
環堵陳篋瓢頗亦厲清節皇皇駟馬車時委窮巷轍動渠
義方教誤立門外雪一目冀北空報德惟自潔
旂旄樹朔風祖道車百兩衆賓對膺舟帆舉纜已放今宵
淡星出耿耿柄上鵠翼若垂雲楚天眇四望

山中次韻酬馬生

學道如登途進進不可止轍迹每多岐驅策宜審是古來
為已學不怨人不以理義丈夫心聲利兒女善賦質雖人
殊秉彛固天啓蒙自得師乃可聞義提時受提命旦

且易聽視不見雄雞冠亦有犁牛子所以先覺言取友尚
論世老魚怯龍門終在萬壑底平生若臨川無揖莫知濟
知齊謀愆身俯仰祗自愧馬生勲業曾所稟當有異青春
且努力白日不足恃要須積厚風堪負大鵬翅我來為山
色涉澗漱屐齒歸休自日間頗奪塵俗氣胡為浪驚喜松
下擁車騎此中無捷徑寧以是心至學士希聖賢如悔後
晴霽願予方望洋渺焉莫窺際植植難索途因親宜慎始

採藥

亭亭北山松宿靄陰深碧蒼根走虬龍巨幹蟠鐵石平生
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兒終得所附裊裊掛千尺流肪入九
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披摘紅鑪轉丹砂石
髓變金液但恐茫昧間圖騏不可索意長時苦促雙鬢日

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蓬萊三萬里詎謂弱水隔
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贈相士蔣竹山

我昔河內家舊有知人名遺書滿天下誰能得其精將叟
從何來自托老門生知我三十年夕晦今當明燕頤侯萬
里禽有列蓬瀛世無貧賤人安別貴與榮我分已無聞子
言良可驚何以贈子婦妙論不在形

城東南有虎群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

陰風曠晴空羣虎不畏逐豈惟牛與羊亦有山婦哭昨日
當道行今作机上肉羣兇未盡去何以慰荼毒
長林肉醉後怒目方員隅何入奮強弩一矢糜其軀舊聞
裴將軍日斃三十餘何如弘農郡負子不待驅

市人何喧喧縛虎入闌闌前驅挾弓矢炳蔚尚光彩操刀
競屠割童穉亦稱快平生百步威狼藉今何在世事無不
然聞者足以戒

種松

青松如袂針植在山之磧豈惟娛心目歲寒以為期未飽
雨露息那識棟梁姿蓬蒿塞三徑埋沒誰復知秋風隕百
草秀色不少衰雖然咫尺根已見佳種奇君看二十年腰
大數十圍雪霜挺堅操雲漢擎高枝時有白鶴來凡鳥那
敢棲免然與凌霄冉冉相附依青松本貞固不逐衆物移
大器固晚歲何用嫌莫遲願言堅汝節品勉待歲時

對竹

主人樹脩竹近在桃李場賦性雖不同相友庸何傷陽春

破桃李紅白爭低昂無言自成蹊相媚色與香何心伴幽
獨徒引蜂蝶忙以君心本虛寧逐春風狂吐嗟桃李與李開
落那能常林間有寒梅可與傲雪霜

寄友人

丹鳳止高岡衆鳥甘戢羽昂昂九臯鶴下上得所附江南
竹實多朝陽自軒翥延頸長然鳴四顧失其侶豈不念相
從天闊無處所鳳兮歸何時耻與鴻雀伍

主人厭城市愛此林泉居下有石一拳上有松數株念茲
冷澹物可伴憔悴軀所期在晚節俯仰足與娛我心不可
轉比石堅有餘峯頭問長松歲寒知何如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齋

黃花狎秋霜正色凌寒柯淵明千載士風流今幾何雲仍

踵芳躅餘子不足多老魚在澗谷尺水無巨波遠游有壯志拂劍鍾山阿何當快翔翔為子擊筑歌

又用韻遣興

秋山撼虛林秋水揚素波緩衣踞蟠石怡眄庭樹柯方景良可惜去日亦已多天寒道路遠柰此兩鬢何興來勿引酒醉飲空悲歌丈夫志有適慷慨捫太阿

遊里城栖霞寺衆將遷書塾

世途眩聲利俛俛畢昏曉平生嗜岑寂夙昔事幽討束書扣禪扃問字來鳥道豈期猿鶴驚可厭鼙鼓嘯避險辭窮林搜竒得遙鳥巖壑互起伏邠郭若環抱泉深源乃長山靜色更好路窮佳境出人上遠塵跡掃木杪極莫霞雲根被秋草梵宮消歇餘別室結構巧道人謂余言寮間非所寶

我所得所止彼此尚莫校本心卷國水澄熾勿敢撓既放豈易求唯靜乃能保耳目各有官外亂中必擾所接絕紛華高明宜可造至虛養吾全有動中其要學在謹操存寧復蘊神妙此山如有待展齒今始到歸來二三十不樂空自悼

將聲父和前韻後復不果遷再用韻

山虛風擅秋林靜露瀟曉樓居樂清淨簡冊肆探討豈云尚幽栖盍亦庶聞道楚然空谷音為殺蘇門嘯黃花成以要紛披樹烟島落英八齒頰清氣溢襟抱石間清芳泉可使顏色好南山有畸人閉戶獨却掃中車搖袂來雲邊弄瑤草我將飛佩游誰搆如黃巧爭考翹有珠不悟楚無寶子與昔尚友從事犯不校一勺覆易空千頃濁難繞是中

存幾何胡乃不自保潤澤普沾濡小章自膠擾君香寧海
煥霄壤隨所造車中有幾馬御者握機要事如拒得環闈
闕用皆妙願茲天衢遂非可一蹴到甚矣猶自欺卑哉亦
堪悼

酬吳王傳

激江揚清波秀氣產佳士學優言更卑神峻志無淚求道
本五經尚友論千禩文詞珠玉價璀璨光猷起焉能遂倒
瀾抱璞良有俟咸韶亂桑濮益益喜靈洗大道無晦明斯
人有感否乾坤轉元化晝夜川逝水總總散萬殊昭昭歸
一揆巨細含不差毫釐辨疑似是中有卓然可變非至理從
容適中和極樂鳥可以要湏齊足目豈必務口耳真積乃
有功兩馬却成軌某也獨何人佔畢聊復爾眈眈課黑白

前却昧所止輕塵栖弱羽簸蕩天萬里日莫途且長心遠
迹自邇佳篇出壯語三復興愧耻古人吝許可名實貴相
擬汝南月旦評一言定非是願茲藐末材譽論何過侈神
交居匪遙千里如一跬意篤故不忘時能致雙鯉

五言律詩

莫春郊外

行行多勝事石竇澗流泉白鳥浮雲外青山落日邊風平
花委地野迥草連天春事成牢落人生一夢然

遊山先生挽詩

天假文章手家傳道義心錦標雲外夢紫綬日邊音玉樹
留春色甘棠鎖莫陰曾分上池水遺愛在人心

遊智者寺

風日景颺颺松陰繫紫騮白雲千載寺黃葉四山秋地勝樓臺接林深虎豹遊人生自可樂此外復何求

梁朝舊蘭若雄據北山南衲子今諸榻詩翁若一龕登臺生遠興引酒縱清談更有黃冠叟玄玄得共參

坐中有趙石泉

贈開雲屋

聰明大顛老儒行墨其名傳道千燈續論文四座驚雲和虛室白山與此心清禪味真堪悅何煩酒更傾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玻璃瓶也

膽瓶容七尺恍惚事非真至道元無相法身那有塵擊牙知是妄題木即為神此老如堪起予言試一詢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道邇師何在才疎學未傳白駒空永日華髮已流年彭澤

陶元亮南山孟浩然行藏無芥蒂秋水碧虛烟

蕭兄臨行索詩即席賦贈

相逢嗟久別歸路復匆匆我愧今原憲君非舊阿蒙山風驚落木江口數飛鴻舟颺西流水明朝定向東

次韻丘巨道

善人不可見弊帚直千金往聖困源在遺經旨趣深青燈供夜讀黃卷對朝吟至道非難致危微在此心

久懷輝藉甚千里致雙魚官路終推轂親闈且著書才名賈太傅文學馬和如轍迹東循海何時過我閭

汲汲時能幾遠夢未醒自憐頭染白誰解眼垂青心事沾泥絮生涯逐浪萍何人可私泚諸老漸凋零

金先生挽辭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泚幸遺書方寸
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統緒傳朱子因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
備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闕幽宮

鄭夫人挽辭

早歲勤蘋藻中年賦柏舟諸孫昌義族一子祔靈丘真德
晴空日浮生逝水漚白楊滿虛墓風動葉颼颼

已酉余年四十

白髮三千丈青春四十年兩牙搖欲落雙膝痺如攣強仕
非時彥無聞愧昔賢自期終見惡未忍捨遺編

花溪道中

板橋橫古渡村野帶平林野鴨寒塘靜山禽曉樹深雨散

風栗烈雲暗雪侵尋安道門前水清游豈獨吟
天寒道路遠此去復何求適意真為樂浮生底用憂雲空
低野樹風力逆溪流喜見梅花咲相迎傍驛樓

浦川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端侍親求詩

百里來為學違親半載餘莫雲飛故里秋露浥行車紅葉
蟬聲老黃花鴈影踈漢朝尊吏事何必業詩書

秋夜

已酉

月落廳仍暗燈殘卷未收家人催杼柚穉子問更籌冷露
虫專夜悽風樹怯秋百年一瞬目萬慮幾搔頭
志大空懷躡交踈少斷金半生成白首十載對青衿朝市
灰心又山林托興深紅塵多汨沒清夜幾沉吟

過太湖

周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際山三江
歸海表一徑界河間白浪秋風疾漁舟意尚閑

偕連南城晚望

落日山川迥淒風鼓角收故携童冠出來傍女墻遊橋柱
鰲頭起沙汀燕尾流雲烟孤寺塔燈火萬家樓荒草仍嘶
馬微湍莫載舟目存皆絕景心遠豈窮幽北顧思皇起南
瞻憶沈侯會須擊力斗踏月竟歸休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瞿曇雪山身幾年智慧兩足言因緣東周伯陽談道德鉤
竒探隱文五千江源濫觴委成海溉灌九土流潺湲名山
佳水占幾盡金碧突兀凌霞烟元和貞士掃糠粃生辰月

界箕斗躔口箱吮扼氣莫吐退則竟後行跋前天文將
鵬乃賦唐風竟靡鳳不翩北山雲仍嗜墳典時被羽服還
近禪寶山多寶信有得徐卿唱和佳篇連空雲悠悠露山
迥片石鑿鑿分泉消畸人見詩思涉地雜沓蠅紙相縈纏
浮生每嘆虛過隙因學未足追遊川臥遊倏歎盡禪海長
蕭白眼瞻青天

題延月樓

奄嗟稅駕紅塵息玉鏡飛空天地白嫺娟先得何處多齊
雲翬翬高百尺清光無私照寰海舉頭千里明長在主人
歆擅四時秋夜夜掀簾為延待人生見月幾圓缺今昔人
殊同此月入迷夢覺月晦明終古相磨寧暫歇倚闌清嘯
酒莫遲銅壺催曉輪易歇

酬潘明之 在嘉興來相招

華亭谷深紫烟濕老鶴唳空眼垂碧功名千歲衣染墨遼
陽骨換今幾日華表時來語消息九臯胎化頂朱丹海門
雲冷高飛難嘎然長鳴飲清湍何當天何吹羽翰方壺圓
嶠同盤桓

聞潘明之來錢唐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丁未

君不見絳侯木強尸相位問以錢數莫知對繁提綱維振
領要語言呐呐時稱治又不見弘羊平準容均輸秋毫析
判供主需當年英氣亦蓋世遺名身後今何如君方小試
居管庫褰衣始躡青雲路謹司出納人難能談笑麾之有
餘裕斧斤刀鋸各有執梓人中立一指碩道傍腐鼠鳴鳴
鴉原上荒叢走狐兔蠅頭微腥任逐逐石峻泉清豈能汙

仕憂為學心更勤五車文字晨莫親置身道義中尚友古
天民志昂跡濡滯獨鶴游雞羣湖光可人春事早六橋
風暖多芳草馬蹄此日復追遊日際白雲天尚香輒憑故
人間音信努力加食為君道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道涵萬物窮古今冲虛無象那可尋得之於心應於手大
地可使成黃金陰符立言始三百伯陽繼踵明至曠千篇
萬論從此與直指真機二三策汞鉛龍虎皆假類道妙先
天本非器鬼魚來得藉筌蹄圖上豈堪真索驥赤城山人
探天根微辭奧旨將淋人兩圖先後互體用守中謂可存
元神西南地暖生紫芝陽精夜夜臨虛危相時發機奪天
巧太阿凜凜宜堅持自昔聞之將脫屣遽置彞倫恐非義

羨君參透此玄關片言已泄師傳秘須信天涯岐路多三千六百爭相記

贈滕玄一

庚戌

玄珠恍惚生秋水善守谷神寧不死虛中抱一求諸已道不遠人應在迤負笈擔簦空萬里先生年來髯已斑對客時復談九還力主謂可回朱顏行滕纏足環塵闌神仙豈必居三山

再贈江行父

予少多艱晚始知學獲登仁翁先生之門雖諄諄提耳而資品凡下放心莫閑年來多病志氣衰
落無復世慮迥然有山林遁迹之與當代君子人
自為學求其趨同意合者蓋鮮行父此來言論數

日令人聳然豈惟趨同意合起我衰落之志氣者
多矣細想先師潛焉出涕故於行父之行再歌以
贈之仲兄進脩精恪可以想見其人亦以此為費
行父過蘭江遇舊友吳正傳試一歌之正傳其為
我有感

春風吹林兮舞翠芳英華發兮朝生光元氣浩博兮不可
控博觀有迹兮求無端八荒無垠兮同以天水之淡兮山
之顛貫金石兮逆魚鳧揖操舟兮輪行車事有幹兮物有
初泝流尋源兮合之同頑堅蘊蘊兮琢與藟蘭阜幽人兮
芙蓉衣擗挾關葺兮地要機交踵互擊兮聲琅琅為我起
舞兮毛髮張望吾師兮白雲鄉人其逝兮涕泗滂有美人
兮在天方羽翼短兮迷路長胡不念我兮歌斷腸

酬趙王相併寄意方存雅

羸坑尺簡飛劫塵升堂絲竹故可温前備垂訓淋後昆歲
月幾何浩無垠四列三條肇崑崙斬絕枝葉求本根勿縱
老眼迷紛紛學觀燕處靜為君灌溉方寸融陽春操觚染
墨如有神洪流出峽萬里奔采掇奇巧務掇文惟勤割糝
慵耕耘茶菘未薈空倉困浦陽山人嗜典墳絕利應可求
一源高談驚座雄波翻作詩來為洗睡昏字畫鬪磨瑤琨
平居却掃自掩門夜對膏火朝清暇未辨妙理泥語言雖
鶴心遠身雞羣四十已矣真無聞羨君仁里有隱淪清時
尚復魚涓濱文詞落筆回千鈞直與元氣相吐吞我鄉諸
老名日湮歸然獨擗靈光存如川趨海知所尊北顧每隔
長山雲我有蘭艾沐且熏何時一辦志可伸憑君為我言

殷勤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蒼麟作霖回壑裏竟化長岡飛不起何年老僧飛錫來強
架梯楹萬山底碧雲石梯如登天府視竹樹行其顛巖巖
起伏呈怪狀壯若羣馬奔吾前絳仙仙去不復返滿壁龍
蛇驚醉眼可憐一半委塗泥沈復陷危混苔蘚山翁摸搨
妙入神永和繭紙且逼真勸君勿辭一日力為我留為百
世珍君不見二王舊帖皆殘編至今不惜千金傳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巧智相資外馳騫內踳為惑黃金注靈明汗滓互翕張地
厚天高幾易屢紫陽麗澤輝一時浙源遠合江東發回翔
八表掃批棟融千載披雲霧直從領下得明珠驪龍睡

目即能護鞭笞鸞鶴仙已歸步武室堂人亦去先生聞道
舊典刑筆下縱橫五花吐山林嘉道名自隨富貴浮塵行
所素摘辭欲短子建博博物猶窮陸機疏來僞玄暢恍舊
遊慨憶前題誰贊助平生喜識龐德公况復長哦落霞句
已降既見傾蓋新何用咨嗟歲年莫簡編疑缺浩千萬
藉先知為溫故微辭正欲辨白馬古調寧惟聽朱鷺欽敬
小徑勿敢遊且向康莊問人路

立秋日寄趙連

蘭皋慘碧烟萋萋徘徊不忍竟與麇歆窮目力望江水江
風故挾雙舟飛歸來復對嗷嗷者思才俯首西窓下廡中
駿足遂春風執策臨之盡凡馬拂硯挑燈披竹素朝昏總
是懷人處有時獨倚南面樓不見冥鴻北征路

題趙氏復墳詩卷

高岡擇地尋牛眠北山鑿石椁已堅百年丘壠豈易保子
孫為主須親賢眩人無父那知義族屬昏愚同罔利大明
疑有玉為魚祇樹何辭金布地聞孫投牒情哀傷青氈既
復氣乃揚羨門荆棘為剪伐宰上拱木重生光吁嗟長陵
一坏土竟消骨化今何所寒食誰將飯一盂枯柏蕭蕭泣
愁雨

送方存雅遊永嘉

吳公父任永嘉文學約與同往未幾吳公父歿今自臨此行

恩遠樓前會昌湖花開十里紅芙蓉香消色盡水痕落秋
氣颯爽涵冰壺巨鰲戴山兩岐出中江屹立雙浮屠潮聲
來往撞晝夜惴惴不敢鳴鐘魚鴈峯南北挿雲漢千尺亂
削青珊瑚靈巖怪壑山鬼秘木屐齒斲終迷途

三萬靈運所

先生卧遊亦已久，目擊自勝遙。披圖片宮博，士舊膝添持。
衣未數行與俱絕，絃掛劍歲月改。春風夢遠意竟孤，竭來
清興復未罷。束書負笈爰載驅，永嘉與學有祖述。伊洛餘
澤猶沾濡，水心百年仰文獻。心齋一世稱範模，詞章問學
各有得。耿耿輩出今，豈無搜羅人物覽。世槩收拾佳趣歸，
奚奴平生遠游有志願。局末不得為君徒，待君捆載珠玉
富。敬誦想像聊為娛。

送諸暨俞州判

北風蕭蕭吹江蘆，清霜載道冰在須。奚奴束書催上車，政
成卷旆歸京都。登陽眇處天一隅，里閭凋瘵煩爬梳。負戈
攘臂畏暴寡，探囊挾篋爭捐輸。天民秉彜同好德，帶牛端
為飢寒驅。俸州寬惠別淋惡，平惡豈必連妻孥。甘棠蔽芾
有餘蔭，百里寧謐無援枹。存心忠孝本天性，為政固與常
人殊。壽中自樂歸河中，希文隱憂居江湖。白雲舍近畢志
願，青霄路迥寧躊躇。前年螟旱逾八區，一丈不獲今豈無。
頽頽君易地，盡仁愛返淳敦。俗需吾儒。

馮公嶺

層巒疊嶂危相倚，亂若飄風湧秋冰。寒松荒草間蒼黃，照
眼崢嶸三十里。初如井底觀空虛，一峯巍然中獨尊。縈回
百折至絕頂，俯視衆嶺來兒孫。人言岷山挿霄漢，馬不容
鞭僕夫嘆攀援。何異蜀道難氣竭，神疲背流汗孰視徐行。
路覺平心寬意適，步更輕志須頓。定自遠到世事豈得終，
無成我來正值窮。冬月倚秋巖，前嚼松雪午店烟生野飯。
香陽坡日近梅花發，寄語悠悠行路人。乾坤設險君勿噴。

胸中芥蒂未盡去須信坦道多荆棘

題姑蘓臺

姑蘓城上姑蘓臺青山百里峨眉開平郊如掌思清遠昔
人樂極曾生哀大警未復敵不死壯志消磨侈心起會稽
捷甲功自多種蠱深謀誠未已不知佳冶能傾國莫莫朝
朝醉春色勳臣扶眼視東門越女還為越人得只今興廢
總成空唯餘碧草搖淩風可憐千古臺前水不洗當年角

東耻

雨華臺

大江漸後誰絕前右踞蒼虎龍左蟠英雄角逐三百載庭
花玉樹歌聲殘王氣消磨城郭改荒村古木棲寒烟我來
兩月不出戶登臺始覺天宇寬城中樓觀在井底環視百

里皆峰巒烈風拔樹雲蔽野飛電霹靂駘蜿蜒虛亭坐視
河海湧平地立見波濤翻天開翳掃群響息空翠削出餘
和山陰陽反覆手向來喜懼誠無端興亡世事亦如
此俯仰千歲須臾間

春城晚步分我字

紅樓鼓歇烏輪墮淡水橫舟弄漁火春風生草雉堞青隨
處軟茵供小坐斷烟飛鳥入杳冥閑市行人競公麼漢城
斗大無遠趣目礙雲山壞瓊瓊驩騶駟駕路或迷調鸞搶
枋非左歸同三子歌考槃茫茫宇宙誰知我

友人招飲榴花下

犇風惡雨消餘春春歸到處成清陰萬枝濃綠幻春色絳
葩丹蕊穠森森祝融行邸過九地誤縱炬火堯園林艷粧

多日色更好冷冷着雨紅
充深浩歌相對作痛飲有花為
伴非孤樹支頤半醉不成夢
恍惚錯錯供微吟只愁明日
便搖落徘徊欲去還重臨
會須秋風弄珠實當載樽酒
相追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戊申

官遊南土侍親闈此日還鄉被綠衣
幾度論文方契合一
言話別忍相遠長風送棹江聲急
落日橫雲鴈影微水際
梅花如舊識冷容對客共依依

贈王斗山

骨肉斯文氣味投春風芹藻憶同遊
故人別後無青眼此
日相逢咲白頭匣劍光橫南斗夜
鳳梧陰冷峴山秋唯應

且試連鰲手未許江干下直鉤

謝趙肅甫遺著

天產瑰奇准蔡鄉發揮倚數筆
羲皇靈龜入地千年老神
艾當陽十八長遠寄江湖
憑驛騎喜歸逢算對書牀玩占
從此無疑事感物思人意不忘

次韻潘明之易中中思齋所製并戲之

漉酒當年制巧縫雲孫此日藝仍工
接離倒着情猶適章
甫從宜志未窮西漢神仙新事業
前唐進士舊家風自憐
短帽無心整鏡裏愁看兩鬢皤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夜深來此倚闌干十里樓臺俯首看
月到中天花影正露
零平地草光寒氣清更覺山川近
意遠從知宇宙寬長嘯

一聲雲外落幾家兒女夢初殘

青田大鶴洞

有兼法善試劍石橋有玄鶴巢于上復有青牛在下

榕影扶疎路九回仙家那復着塵埃山間田在牛終隱石
上巢空鶴下來卅竈無灰惟白草劍鋒有迹自蒼苔洞中
道士今何處三扣雲關亦莫開

放棹行

溪潮平行棹多黃頭豎兒倚棹歌梅花照眼送寒色酒
暈看臉主春和炎涼世態翻覆手江水長靜風吹波出門
一笑六萬里白鷗浩蕩如吾何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癸丑

磨崖字古翳苔痕敗葉垂蘿徑可捫靈運詩存池尚草劉
郎仙去洞無門潮來江闊山風急日落雲橫海氣昏歡望

城中登絕頂腥羶觸目不堪論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才返中川一棹雲西巖無負以良辰紫芝峰下長松晚綠
野橋邊流水春竹杖持身行樂客桃花映臉醉歸人道傍
孝子何年墓宿草蕭蕭暗莫塵

西山萬象亭

乱峯盡處接浮雲東望悠悠萬事陳百里江流縈縞帶滿
城居室比魚鱗野僧倚竹咲留客山鳥穿林啼喚人落日
亭中一杯酒何年復此對晴春

故宮

六朝城郭渺茫間南國重來築九關空恨赤龍潛越水抵
餘蒼隴對鍾山茂木夾道秋風疾枯柳依墻落日閑西關

歸然尋丈地宮溝偃月共潯溪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梵宇崢嶸枕石頭倚風極目立荒丘黃花覆地初經雨白
鴈橫雲帶遠秋城郭已非山故在江淮失險水空流衲僧
八十仍多病救淚殷勤說故侯

春夜次韻

村梓菴馬裕齋門僧

飢鳥驚鵲起南枝夢入槐柯覺亦悲花裏樓臺春到早竹
間幽戶月來遲篝熏翠被爐存火燈落紅星硯汙池可惜
風光半塵土明朝火急報君知
兩部蛙聲似打衙披衣清坐厭紛譁門同靖節日長閉家
近相如意可賒低暮風生翻宿燕小砑雨歇落輕花玉琴
聲斷尋幽夢回首西牕月未斜

送余之問赴烏臺

江南佳麗萃金陵早歲遊觀壯氣伸月旦當年曾許子平
原今日正須人鷹鷂得志三秋翮鴻鴈隨陽萬里身入手
功名便回首白雲深處有鱸羹

次韻子昭

經德無回貴自持人心未信肯天欺終期辭貨規楊震未
必償金汙不疑弱卉霜零知勁草健翎風薄寄深枝公庭
事簡多休沐舉案同吟四牡詩

次韻王中齊登拱翠樓

曾醉危樓坐石坡彈箏擊缶醉婆娑蓬飛已改流年鬢未
老猶存舊日柯紅樹參差秋水遠碧山高下夕陽多此時
還縱西風眼共倚闌干起浩歌

秋莫有懷

十二闌干倚翠微，露華寒重逼羅衣。碧天連水思空遠，衰草滿庭人未歸。秋雨樓臺幾寂寞，春風院落自芳菲。冥鴻應有青霄侶，為隔閑雲尚獨飛。

次韻王景元春莫

茂林陰裏揀胡床，賸喜天然密幄張。水覆落花紅浪遠，龍翻秀麥翠雲長。春塘絮盡風無力，曉樹枝明露有光。隨分眼前生意足，對窓野草發幽香。

寄許克勤

小窓燈火對絃歌，探賸鉤玄義不頗。有志定須搏北海，離羣應是老西河。雲翻雨覆交情薄，瀾靡波頽未學多。清夜沈吟正相憶，柯山月落碧差綫。

七言絕句

即席用蘓世賢韻送郭子昭

攬纒春風入駿蹄，兩堤洲柳護晴溪。黃鶯自有留人意，相對殘紅不忍啼。

數載燈窓筆硯親，往來問字不辭頻。于今便有雲泥隔，折柳亭前又送人。

落花高下美菲菲，多少離愁付笛吹。別後故人休忘却，與君重賦渭城詩。

社日

秋豚已腩野雞肥，笑對西風挹酒卮。有耳屢聽塵裏事，任教顰蹙不須治。

哭空谷師

甘棠遺裔繼高陽衣襟緇縑塵樂法五四十七年成大夢那
知今度夢尤長

玄鴈離群得意飛稻梁秋靜羽毛微不知何處逢繒繳雲
冷空江夜不歸

霜入楓林葉已丹風鳴籟動助悲酸山人歸去鶴空怨清
夜月高榕影寒

次韻潘明之秋思

西風冉冉鴉毛侵鳳老梧葉鎖夕陰倚遍闌干重回首斷

鴻千里暮雲深

靈槎夢徹漏聲殘河漢無雲動碧瀾問闔班齊香案近天
衢月白露華寒

舟中贈璉

行人流水共悠悠雨洒溪風萬點愁別棹不來天欲暮倚
舷無語看浮漚

過西湖

不見湖光十五年滿堤烟雨復乘舡蕩荷畔柳渾依舊鬢
上星星只自憐

夜過黃泥渡

夜深風息水安流白鴈黃蘆滿眼秋行李蕭蕭官棹穩卧
看明月過真州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二

金臺李仲編集

賦

擬古戰場賦

甲辰

客有好遊者，簾金察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謂
皆始於足下，蓋將追暨，灰之遺，衆繼于長之轍迹，于以觀
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險車緩，
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物之虛曠，每徘徊而
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倍山陵，前左大江，紛灌莽之
杳杳，鬱叢薄之蒼蒼，縱一睇而莫際，眇平其數十里之封
疆，尔乃心存日想，計度數量，豈古人有事於此，遺迹尚存
乎，渺茫周迴，隱隱若城郭之瀾迤，岌隅已壞，而塊土成崗，
頽垣斷續，綿延將百，外類乎築甬道，以取粟於教倉，其汙

下而漸漬者蓋昔池而今隍毀轅敗輻朽腐而僅存其彷彿斷刀折戟消剝而何有乎鋒鏃是時也林木將脫原草未黃風颺颺兮吹籟日淡淡兮流光羗四顧而無人幾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騁駕兮久而至於野人之籬落石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為古之戰場也感慨前脩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忍去者累日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攻或背水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雄角力於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耰而成棘稍買刀劍而賣牛犢膏育之士肩磨袂厲勇敵虓虎捷若飛鷁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轟奮戈揚盾穿宵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虓殺氣排空黃埃亂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勝或

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絃矢不遺鏃積骸為觀斷指可掬姑小却以俟後圖宜哉兵而虞大劫以今度古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教雖百年而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烟塵之表日旒旒乎昆陽之旌旗鶴鶴嘹唳風雲之間耳曠曠乎八公之草木月白兮觸體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地而暴白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夫達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蜀也哉方今堪輿缺北開統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遊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膳此大墟固可制并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物於是舞干羽于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有教其教之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豆登降音器歌舞為之禮樂乎哉反而求於吾心則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湏去身者正以培植其本原積於中者廣大成全則其發於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交養而相為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於以文辭誘人可謂外其所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論材抑末矣東陽縣博李君仲謙既蒞事執脯脩之贄於郡庠而某適與之會視其容貌其溫聽其言舒徐而有文庶幾習於禮樂者君故名其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蘊

以洲諸人人俾學者愔然知禮樂為先務厚其積而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為婺望縣山水佳秀之氣所鍾名哲輩出今以經學文章名家者有其人昔子賤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矧君掌教鄉邑而年且富是宜效先覺之所為取人之善以為善且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聞未易造幸君亦母虧一簣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彬於禮樂豈不盛歟居數日來別求贈言謬書此為李君勉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慶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里亘為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為雙峴經野建邑於馬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

實華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雨澄澄。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瀕洞奔激。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菓旨酒。人皆得以為利。士君子之敦詩書。脩辭踐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駕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類官令行矣。揖而過。下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游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

儀濟。吟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躡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碩實有益於己。而止何庸倔強自意。撫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

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為
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
以為善人則好為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
私博精微非可以操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背售
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
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
之英將以道泫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
敢為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尚志脩己以及人偏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可畫
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者不汲汲學每
病於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有為如是則所

謂及人者豈果有志於行道哉亦慕榮務得而已爾進脩
以為之本可仕之幾合於義由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
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憲之門謂無掣肘之虞得以遂
其志暨入其闕乃無所志而可耻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
君子昭自浙東憲史遷浙西復升為御史掾好善惡惡介潔
正平所至有聲昔者余與子昭同受業於仁山先生時師
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溫厚靜恭不汨流輩
群會無長語書講肄有條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縷率下
漏過半疲極俱罷抵足卧覺則復共索所未悟稍開各言
其志思直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者甚久後雖從仕
時相過語不改不倦別五載復會金陵道平生驩皆叙離
群而自致者子昭徧循大江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

高下師善之友接之所自得者蓋廣而其正本大綱不倍
師說大夫士論子昭當官廉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志
真可尚滿與怠之心未嘗生而於脩己及人兩無愧矣為
憲掾史三考滿秩捧臺符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
事爾未足為子喜方今孩類獎賢以子之才何所不至夫
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篤其初志不忘所
能而知所亡實於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則官之崇卑非
所較也余性不喜諂且知子昭最深嘗慕淵路相贈處而
余亦為千里游故以為贈

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為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
漢世選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繇吏進者未嘗廢名

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吏積功致大位
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寇恂馮異趙廣漢張
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儲才以為時用視上之所
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與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
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尚廉耻
謹篤行故能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舞
文而已 聖朝混一之初革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
選官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計日以
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為名公卿大夫
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問學而業吏自
縣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居數載徧歷諸曹上官稱其
識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訪余為文字交言

豐豐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
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被省符領州縣幕常事
爾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閔常文而
局縮於此耶繇是而為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
更調天台夫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
欲嘯傲其間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
幽處融其景物寓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卧而游之亦甚
幸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為詩者皆歌以贈某訥於辭姑序
此為別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民
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於大夫士與閭里之長上

則統之於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見聞孝弟忠信
之實以敦德行故賓興以示勸簡絀以致罰夫以下民之
微而使天子之上卿拳拳教之者若是其為意益可見矣
近代以文辭取士而不考其實惟務彫鏤鏤刻破碎支離
詖淫邪遁之辭靡所不至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 聖朝
敦尚實行故斥浮辭固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立
師而教之抑彷彿古者之遺意歟尉君彥明北方之學者
也來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雖屢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
守故其發為聲詩慷慨感激清俊奇偉時論稱之明有司
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開化三衢下邑也其山水之秀
人物之盛彥明必能取之以為吟詠之資固足以適其性
情然愚所以望於彥明者不止乎此夫之設教者乃古大

司徒所統之職位雖卑而責實重況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於儒家者耳受教者多則成德者衆受教者少則責效也嚴故教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彥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於館下者皆知求之於經驗之於已誠立行成濟然為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彥明其留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太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林而國於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漢唐以來代有顯者而太史氏之譜牒不傳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焉然凡今以許

為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於真定雖阻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侍親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厲好學不倦孜孜汲汲於文字間者有年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小試於三衢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循有道有司為其賢為其多聞也舉之於州州升之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以授其任今俾之為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為之蓋綽綽乎有餘裕也抑愚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况小言破道小辨害義克勤之賢當不止於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駸駸功名之會將挈挈而行矣其於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既忝同姓又辱同門於其行也敬書聞於師者送之下惟

祈克勤之不忘斯言而其亦歆以自勉云爾

送遂公平赴武義教序

丑解切動也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產者棟梁之奇材東南之美箭故其民富庶而風俗勁急舊為東萊先生講業之地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大夫能道詩書通古今者往往有之類官承前代之舊歷年之久幾不能待風雨前後掌教者雖欲經營葺理之而屢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歷為余道者如此今遂君公平往而繼茲職也當講明道義以紹東萊先生之遺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尚勉之哉遂君年富而志廣好學而有文以大材而居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聞者其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遜山先生婺之義烏人曾祖諱某妣某氏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恕翁鞠為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區宇縉紳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淳梁州事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翁後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于人人為政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決平

先與學勸教親為程督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怒翁
謂濟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
皆為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隣之貧者不
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于家年七十有一鄉
之遠近無間親踈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氏先逝生男益
亦大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為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
氏戶部尚書大同之孫女生二男某某一女適李某庶女
尚幼孫男六 孫女四臯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
官未調某等忍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于前周山
之原先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
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閥納諸壙嗚呼哀哉孤
子某等泣血謹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公諱庫祿滿姓石抹氏遼陽大寧人契丹太祖后蕭氏能用
兵太祖併一諸部擊滅隣國侵軼中夏以大其國家后與
有力焉故世后皆蕭氏而蕭遂為右族金滅契丹易蕭為
石抹氏公四世祖庫烈兒閔宗國淪亡誓不食金粟率部
落遠徙塞朔以復讎為志曾祖脫羅華察耳招來懷輯徒
衆益盛祖野仙饒智畧喜騎射年少任俠尚氣金聞之欲
縻以爵深晦匿以自全 太祖皇帝龍興挺身而歸出奇
計率騎掩取金東京金一旦失於重鎮遂震龍莫能抗
王師從下北京定幽燕席卷青齊收地數千里拜御史大
夫上將軍特將擊蠡州死之父查刺剛勇善射有父風先

是大夫募豪勇士為前行號黑軍所向無敵常自將之至是仍受查刺公御史大夫領黑軍殺下平陽太原降益都南征刀戰克敵直取汴州從征南京先登以功除真定路達管花赤兼北京路達魯花赤公其長子也公生而卓異幼少嬉戲不與諸兒伍出語輒警人及長魁梧俊拔有大志關弓滿二石畫的于候方寸去百步射之無不中繼發必破其括從兩騎逐兔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纔負嵎慎勿往公不聽馳而前虎踞地大吼從騎失色公戒毋動獨按擊復行直虎十步止挾矢以待虎躍而起引馬少避一語中其吭以死喜交士大夫論古今治亂忠臣義士必慷慨感激至事之幾會前人所處未善以片言發之切中要領雖老生嘆莫及藤父職授總管黑軍 上知其才降制

畧曰起本將家致身戎伍祖野仙有展土開疆之效父查刺著攻城畧地之功尚克前脩勉後效黑軍素畏服公既領事推誠撫下不弛不苛練習淬礪常若赴敵戊午歲攻宋襄陽樊城晝夜苦戰與從弟度刺立雲梯上直衝其堞公手殺十餘人度刺死之中統三年李璫反淄青公從東討璫濟南分地以守璫剽賊皆精悍數出兵奔突公常陷陳斬獲以剄其鋒後獨不敢犯公所部帥衆攻城盡銳而進城上矢石雨注公不肯避中飛矢卒軍士奪氣聞者愴惜之時年四十有一公之用兵不師古法而審勢知變出奇無窮人或謂公曰為將當運籌發縱左右三軍以逸使勞而可以制勝公每臨陣喜先卒伍得非大將所為且復有失乎公曰惡死好生人之情吾不用斧鑕駐大夫士不

以身先之誰肯捐軀以致命耶且男子當接抱死事書之
竹帛炳炳然後世豈咕咕死尸牖下效兒女子乎我嘗聞
漢伏波將軍誓以馬革裹尸真丈夫也蓋公平昔之志如
此而終以是歿悲夫公娶蒙古氏子男二人長其嗣職次
家兒豐縣尹卜是年某月某日葬興州書金山公德業當
書于太史氏而孤某亦將請于立言君子銘其墓道詞為次
第其行事大致如此以備采擇馬謹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潁川因家
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碍授以
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多時江淮初附宋氏復柝于南
吉之擴民假義稱兵公一帥命往討道與賊別部遇公設

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趨橋走伏發皆鐵馬遂往擣其屯
賊知之遽引眾出與官軍道殊謀知賊已過還襲其背擊
敗之斬其渠帥徑前覆其巢散其脅從州遂以安鐵面軍
王昌誘初附五營眾為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
爭曰此屬特誣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僇
其渠而撫其餘統帥從之事乃定累多錫金符提舉瓜州
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聚眾
為盜區公計興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卜居儀真
杜門閑十又五年延致導江張先生頊講明伊洛之學潛
心探索究其指歸行乎德懋顯聞于時大德五年遂以選
起簽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去四年部郡鎮江旱蠲
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等譽求

辨公始莅職壹移履其當僚黨皆懲諉前却公獨奮然自
以為任按行驗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閩于常于
江陰飄溺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
以言上未有報嘗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瀕於死寧便
文字營為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
發如干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沈骸腐骨亦就掩瘞
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對孝武片
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為難謂義而知
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蘓秀常潤咸被其
患公廵部勸分飢食徙復且督脩圩堤以防後灾居戢踰
三歲刺姦廢庸不憚強禦凡以為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
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飢郡縣財粟俱殫獨

徵賄積其辜者為錢猶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之持豫
未決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中丞廉公語解其間公爭
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為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
尚何憂闕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形於色者
也而廉公之絀已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為為得亦難能
哉推二公之道可行於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臺
都事極言 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躋之
今上時在東宮雅知公賢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
居一歲間公告歸除湖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
宮辭 上獎諭再三賜以衣段使自擇其宜者而 親舉
以授之致 恩渥焉其見知 聖朝若是越俗多遠喪瘞桑公導
之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賜而賜心與天通舉不違

義人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使
劉公仲脩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甫及
七袞即致事而歸君子以為勇可以勵苟得忘退者矣公
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清時山東歲候
公建謂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縣官赤子且舟載不載
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採不足行省是其議乘便漕致粟五
萬石民賴以蘓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
與憲銓常出入門下深自媒公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
直謝遣之其人大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
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濟錙錙充仞朝
廷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充直處躬孤植其間以帝之雄
才大畧輕視群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抵

謂之慙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廷群臣公
弘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為之低徊不發者久之觀黯
之才似不羣臣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
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大為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
近之矣其不佞被遇於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
其所如蓋公之為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為
政知大體汲汲以教化風俗為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
志苟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
業不大施而事顯節完浮於人人其行已大節似汲長孺
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事願
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固不待
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慙焉謹米公行蹟次第于

扁者天一言一行雖足以為稱非大節所存則畧而不
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
載筆君子或有攷於斯能即其事以求其心於其所已施
以觀其所未施則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